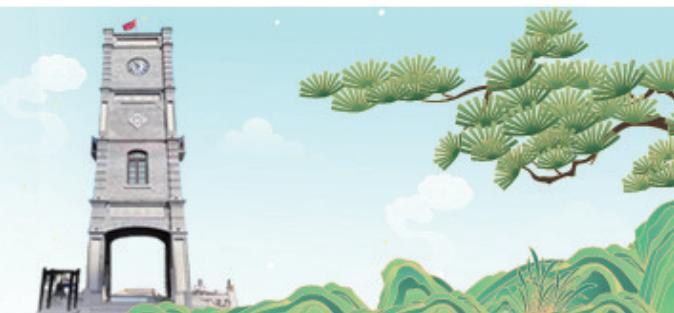




如皋中山钟楼

□彭伟



近日时事,不禁使我想起1931年的江淮大水灾,想起那年竣工的如皋中山钟楼,及积极参与修建钟楼,而逝于救灾中的如皋乡贤沈卓吾先生。

童年就像一首童谣,随着年龄的增长,情不自禁地在耳畔响起,可以回味,已不能重唱。在我的童谣里,有一段旋律,永远挥之不去,那便是源自中山钟楼的钟声——“当当当”,渐闻渐远,悠扬绵长。

钟楼位于如皋城中,彼时是家乡独一无二的地标。如皋是苏中名邑,拥有两条城河,外河圆,内河方,地势如同“覆釜”——倒扣的大锅,海拔明显高出里下河诸地。钟楼矗立于“锅底”——古时县衙旧址,仿佛一颗定海神针,直入古铜钱的正中,永保一方安宁。小地方,高建筑,格外显眼,真是家喻户晓。

钟楼对我,更像是一位熟人,而非朋友,几乎日日相见,但我不了解它的历史。每回放学,我跨出如皋师范附属小学的校门,沿着泮池西行数十米,向北一拐进入海阳路,两三百米外的钟楼,赫然在目。重新粉刷过的钟楼,从上到下,一身淡黄,外皮已有剥落,仿佛沧桑的皱纹,镌刻在庄重的长方形楼体上。“当当当”的钟声,仿佛一位位盈盈老者,流露出历史的优雅笑声。钟楼包在县委大院里,前方是个丁字路口。我从钟楼前面向西,进入跃进路,才过新华书店,便到了母亲工作的鞋帽店。进店时,我总会乜一眼那位“老熟人”。

父亲是县委的秘书,他的办公大楼正好在钟楼的东边。有时加班,他便带着我

一起去大院。我趁机走近钟楼,站在楼下通道,端详那窑洞形的拱门及笔直的木桩。门外立有一块石碑《如皋中山钟楼记》。有位党史办的工作人员恰巧路过,见我好奇,为我解惑。指向高高在上的挂钟,他娓娓道来:“钟楼的主体是楼,钟楼的魂魄是钟。碑文介绍了建楼的主旨是警醒乡人,摒除懒惰的积习,计时惜时,爱国强国。”小城为何有座中山钟楼?1929年,孙中山奉安于中山陵,全国上下,纷纷建造各式各样的建筑,纪念中山先生。如皋一地,尤为隆重,拥有中山钟楼、中山堂、中山亭、中山桥等。这无疑归功于沈卓吾先生。他是中山先生的信徒、奉安大典的执行者之一。《如皋中山钟楼记》上,“邑人沈卓吾书”的字迹,至今清晰可辨。

那时,我站在钟楼旁,平生第一次见到汽车。那是一辆绿色老吉普,缓缓钻入钟楼下的拱门通道,驶向大院。日后又见到一辆上海牌的黑色轿车,从钟楼下方通过。拱门美观,可惜不宽,无论吉普,还是轿车临近钟楼时,总会减速,又嘟嘟数声,徐徐前行。作为孩子的我,目不斜视地盯着汽车,渴望图个鲜,过把瘾,也坐回汽车。那时要坐汽车,谈何容易,说是梦想,实为幻想。不过容易的是,我可常坐父亲的自行车,观望钟楼。

爷爷家在北门,外公家在西门,我家先住东门,后搬南门,只要回老家,总绕不开钟楼。暑假到了,父亲载我走亲戚。我侧坐在自行车后座上,他哼上几句小曲,我无忧无虑地观望着小城别样的路景。道路两

旁是一排排三四十年前栽种的法国梧桐,树枝粗厚,树皮斑驳,树叶茂密。绿油油的梧桐叶,大的像蒲扇,小点的像手掌,还有更细的像星星,爬满两边的枝丫,以至连为一体,遮阴蔽日,绘出一幅清凉的“n”形绿色通道。行至通道尽头,中山钟楼屹立眼前。父亲说南京有条梧桐大道,通往中山陵。如皋的通道是迷你型的梧桐大道,别有小城韵味,又通向中山钟楼。

1995年的冬天,打通海阳路,中山钟楼被拆除,仅仅留下木桩地基。随后数年间,我先去南京读书,漫步于梧桐大道,拜谒过中山陵;后又负笈新西兰,就读于奥克兰大学。奥大的标志建筑也是一座钟楼(The Clock Tower),建于1926年,比中山钟楼稍长数岁。每每经过那座精美的哥特式建筑,望见那无声的圆钟,我心中就会响起“当当当”的钟声,那是逝去的乡音。远在他乡,念及故土,我热衷于浏览乡邦文献。从外国人拍摄的如皋老照片中,我发现“大蚕”的身影。他是中山钟楼的建造者。起初钟楼由外国建筑师承建,可是索价甚高。关键时刻,人称“大蚕”的建筑师龚义成,不计报酬,接下工程。大蚕脸圆人高,聪明强记。据说他指挥钟楼修建,竟然不用图纸,全凭记忆。前后约三年时间,中山钟楼终于1931年竣工。同年夏秋,江淮突发水灾,高邮湖、大运河决堤,洪泽湖涨水,里下河地区一片泽国。中山钟楼目睹上千名苏北灾民逃来如皋,寻求庇护。沈卓吾先生又像热衷于修建钟楼那样热心慈善事业。10月,他向友人叶恭绰募捐1000

大洋,驰援家乡救灾。11月,他从上海乘船前往苏北灾区视察,不幸遭遇轮船失火,跳水身亡。噩耗传来,书法家于右任题写挽联:“大志已随流水去,舍身都为救人来。”沈先生葬于江中,年幼的中山钟楼失去一位至亲,不过它的一砖一木都传承着如皋人乐善好施的美德。

2014年,我也失去一位至亲——家父因病离世。不过他述及钟楼的话语,时常回荡在我的耳畔。去年,家乡修复中山钟楼,刚刚完工,我便急匆匆地带着儿子去看钟楼。新钟楼位于旧址,原汁原味的民国范儿。楼高约16米,长宽各约5米,外墙为上下一色的灰砖。钟楼沐浴在金灿灿的阳光中,仿佛一位身着青灰色中山装的巨人,屹立于十字路口。一个标有罗马数字的圆钟嵌入钟楼顶部。位于中端的四个大字“中山钟楼”,又如一枚引人注目的徽章,别在中山装上。我走进那熟悉又陌生的楼下通道,望着那块“中山钟楼奠基纪念”老石碑,向儿子讲起自己第一次看见汽车的情景。儿子还未听完,便已哈哈一笑:“老爸,汽车有什么稀奇,你瞧瞧这钟楼四周的大路上不就行驶着许多汽车啊!”“当当当”,恰巧整点,钟声响起。我沉浸在清脆的钟声和天真的笑声中。

钟楼钟声远,这是历史的钟声,赓续如皋的美德;这是乡思的钟声,承载儿时的记忆;这是希望的钟声,祈祷未来的幸福!

江畔听潮

徐俊杰撰联

画境当前,岸柳躬身缘客过;
诗情在途,园花得意为君开。

赏析:“我来到五里树公园中,湖岸边的垂柳都如迎接客人躬着腰,欢迎我的到来;当我正要吟诗作赋的时候,公园中的花十分高兴地为我而开。”画境:意思是画面或绘画中的意境。清代黄景仁诗曰:“人言诗妙画难尽,我言诗皆画境。”此处指五里树公园。躬身,俯屈身体,以示恭敬。《红楼梦》第五七回:“王太医只管躬身赔笑。”在迩,将近或眼前的意思。出自孟子:“道在迩而求诸远。事在近而求诸远;人人亲其亲,长其长,而天下平。”君,引申为人的尊称,相当与“您”。

作者用比兴手法,浪漫情怀书写的五里树公园联,很有特色,别有一番滋味,诗情画意都在风趣中。写得别致,但用词平实,没有晦涩难懂之词,一气呵成,文笔流畅,余味绵长。意象隽之,十分灵动。不愧是楹联界名流、高手。

顾焕清撰联
廊绕清声,鸟语啁啾尤悦耳;
园浮佳气,花香缥缈最怡心。

赏析:一首很清雅的楹联。上联以廊绕清声起,围绕清声展开:清声是什么声?哦,是鸟语;鸟语怎了?在啁啾。就是形容鸟在低鸣。出处是唐代诗人王维在《黄雀痴》一诗:“到大啁啾解游飞,各自东西南北飞。”后来唐代诗人白居易在《燕诗示刘叟》一诗中也用过:“却入空巢里,啁啾终夜悲。燕燕尔勿悲,尔当返自思。”从而传承下来。这啁啾怎么样?作者以“尤悦耳”而作结句。悦耳是动听,好听的意思。古人曾说:“练色娱目,流声悦耳。”一个“尤”字将悦耳的鸟语作了强调与推进。下联以园浮佳气起,并说明这佳气是花的香。花香缥缈,远远近近,上上下下,前前后后,隐隐约约,若有若无。在这温馨的境域中,使人感到非常的怡情怡神怡心。结句用最字强调,确当、正好。

整副联意轻快、灵巧,意象用“啁啾”和“缥缈”来渲染,用“尤”与“最”来而渐进加强,手法高明。此联还有一个精巧的地方,“啁啾”偏旁相同,而“缥缈”亦偏旁相同,上下联相同的位置相映相衬,颇具匠心。

(南通市楹联学会供稿)



妈妈的炊烟
□康贻生

江海风物

泥螺小记

□赵一锋

泥螺是南黄海特产,其味鲜美,深受老百姓喜爱,过去沿海即使是“赤贫”人家也能有此口福。

泥螺上岸以后用盐先“打”,决不能泡水,泡水以后就会冲淡泥螺的鲜味。这里的“打”即用盐腌渍,放适量盐,用手顺时针搅拌。因泥螺体内有泥沙,若是逆时针或者乱“打”一頓,则泥螺会“反沙”,搞得满肚子都是泥沙,食用时无法将泥沙与螺肉分离。由于泥螺在海里吸饱了水,用盐“打”一遍以后会析出不少水,把水滗出,用清水冲一遍沥干。而后再用盐“打”一遍,程序同第一遍,唯一不同的是这一遍析出的水不再滗出。析出的水老百姓俗称为“原卤”,泥螺泡在“原卤”里可以保存数周,如想保存更长时间就要多放一些盐。

泥螺食用方法一般为生吃,即使炒泥螺也只是稍加烹制不破坏其鲜。生呛泥螺是把“打”好的泥螺用水清洗沥干,若泡在“原卤”里时间长的则要用水多泡一段时间去除咸气,但也不能泡太久,否则会有“水气”,不那么鲜了。沥干的泥螺放白酒、姜末、蒜泥、生抽拌和调味,一般是一吃多少拌多少,如果吃不完时间放久了,泥螺会进一步“缩水”,也不好吃吃了。

炒泥螺就是把泥螺用热油稍稍过一下即捞起来,然后浇上调好的卤汁,也有直接用热水烫熟的。近年还有“冰镇”泥螺,沾芥末吃,有点吃日料刺身的意思。

吃泥螺是一项技术活,沿海地区的人从小就要练习,称为“舔泥螺”,用“唇齿牙舌”舔除螺壳、泥沙、内脏等,仅吃螺舌部分,也有极少数人终身学不会这门技术,无福消受。

过去南通地区民间流传一文一武吃泥螺的故事,颇为有趣。康熙年间,扬州知府施世纶督修范公堤,行至如皋东乡掘港场,盐场大使盛情款待施公,席间上了一盘炒泥螺,施公第一次见此物不懂吃法,又不便询问,囫囵吞了一个,觉得不妙,当场请知府再吃,曰:一枚足矣。施世纶为清初收复台湾名将施琅之子,在扬州任上政绩卓著,得到康熙帝表彰,其修筑范公堤惠及泰州沿海百姓,掘港二贤祠内就专门塑像纪念他。同治年间,陈国瑞带兵过南通州,命献上当地美味佳肴,知州以泥螺进上,陈国瑞连吃三枚即止,左右问之,曰:好汉难吃三个。陈国瑞为咸同时期剿灭太平天国的悍将,脾气火爆,连曾国藩也难将其驯服,却在泥螺面前没了脾气,着实好笑。

捡泥螺如东沿海称之为“下小海”,听老人说,过去沿海渔民“一日不做,一日不食”,生活艰难,很多时候依靠捡拾泥螺换数升米度日。现在生活富足了,沿海渔民捡泥螺大多为赚点零花钱,如果不卖也是家里人佐餐的美味。

在康贻生画院

□孙同林

孙女学过画画,为了满足她的喜好,也为了充实她的暑期生活,暑假回来我决定带她去康贻生画院看看。

康贻生画院地处袁庄镇原沿南镇区

东侧,真实名称是江苏省沿南画院。画院的大门东首是一尊带翅膀的天使人物雕塑,给院子平添几分艺术色彩。在一个相对偏僻的乡村小镇,拥有一座画院,带给人们卓尔不群的惊异。

康贻生是如东县袁庄镇人,擅长油画和水彩画,在多地办过个人画展。曾在微信群里看到过他的画作,觉得画风独特,很有意韵,我把它转发在家庭群里,孩子们看后称赞不已。所以就有了让孙女跟着回家去画院做“沉浸式”体验的想法。

我与康贻生原属两个镇,不曾有过交集,两镇合并以后,因为一个爱写,一个爱画,才有了接触,不过,只是相互倾慕,并没有深交。2013年,小镇成立文联,我被指定为文学负责人,大家推举康贻生负责书画,结果,因为他没有到场,这事就不了了之。这件事让他给人留下了一个孤傲清高的印象。

看过康先生几年前写的《我的自述》,文中有一段话:“绘画本是一件开心的事,要把它当作去钓鱼和旅游一样,不要把它当作一个事业去拼命去奋斗,更不要拿它去换钱去沽名。”一直以为康贻生只是把绘画当钓鱼,直到看过他的画展,看到他的累累硕果,才知道他一直在为绘画艺术“拼命”和“奋斗”。

2009年,他的两幅油画在法国巴黎展出,并被私人收藏。

2013年,参与俄罗斯圣彼得堡举办十人巡回画展。

2014年,上海莫干山美术馆开个人画展。

2015年,南通中心美术馆开个人画展。

2016年,南通“回复文化”举办个人画展。

2019年,上海展览中心举办“西班牙你好”七人展。

康贻生给孩子们讲绘画知识,深入浅出,讲投影、明暗、高光等等;讲固有色、三

原色、环境色等等,又在画板上点点画画,做示范,孩子们很容易接受,就连我这个外行,也听得入神。我看到不少由家长送来学习绘画的孩子,他们静静地坐在画室里,有的在创作,有的在临摹,有的静静地坐着,抑或是在构思。我知道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孩子未来做不了画家,他们来学习也不一定就是想着当画家,而是前来感受绘画艺术的氛围,接受绘画艺术的浸染。我觉得家长们的这个选择是有道理的,暑假期间,让孩子享受一下画室里的那份安静,接受绘画艺术的熏陶,对于孩子的智商开发和想象思维的发掘,是有帮助的。

康贻生画院原为一座废弃厂房,通过整合后改成画室,改成教室,改成展厅。画院里现在有书法班、国画班,还有油画、素描班等。我们走进一个正在装修的大厅,康贻生说,这是为了配合镇上创建省级“最美公共文化空间”而准备的。我说,其实不用创建,你这里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最美公共文化空间。从当年一个佛系的人,变成一个热心参与者合作者,我看到康贻生的变化,这让我想起《飞鸟集》里的一句话:“如果错过太阳时你流了泪,那末你也要错过群星了。”在我看来,任何人的发展都是与社会密不可分的,只有与社会发展同步,你才容易成功,也才能够成功。

装修的大厅是用于做展厅的。我觉得装修用料色泽似乎有点深,提出这样光线可能会太暗,会影响效果。康贻生笑道,这个与你说的恰恰相反,一般来说,展厅的色调必须暗一些,唯其这样,展品的观感才会有更好效果。

康贻生的话给我启示:生活中有时候暗一点不一定是坏事,这样或许更能够衬托亮色。

康贻生的话给我启示:生活中有时候

习俗杂谈

我爱南通话(十一)

□陶国良

通州姓氏异读趣谈

称呼对方姓氏是语言交流的开始。如果称呼不当,甚至犯了对方的忌讳,对话双方都会感到尴尬。通州地区有些姓氏听上去不雅,民间就找其他的字和其他的读音来替代。

宋姓。一般称呼无碍,但用在老人身上就要谨慎。“宋老”与“送老”同音,“送老”是为过世的老人送行,民俗中的“送老”还有把死者的衣物打包连同稻草送到田头烧去的做法。因此人们称呼宋姓老人一般尊称“老宋”,比较熟悉的就直呼其名。

孟姓。“孟”音近“懵”“蒙”和“梦”,这些字可组成懵懂、蒙骗、梦混等贬义词。而“喜”则可组成喜事、喜讯、喜雨、喜贺、恭喜等褒义词,故金沙、西亭、平潮等地把孟姓称为“喜”。

韩姓。因“韩”音同“寒”,“寒”有含蓄、吮吸之嫌。“韩”与“寒”同音。“寒”的近义词为“冷”,故总、庆丰一些地方称韩姓为“冷”。

刁姓。“刁”音与“吊”等方言字音相近,听感明显不雅。一些地方把“刁”写成形近字“刀”,并读成“刀”音。也有的直呼其名,“刁”姓子女多数选择母亲姓氏。

翟姓。因“翟”方音与“贼”相近,不雅。一些地方读古音“狄”。在西亭等地又称其为“万”。因“翟”与“直”同音,“直”的反义词为“弯”,而“弯”与“万”又同音,故称“翟姓”为“万”。

施姓、史姓、时姓。这三个姓称老人一般为“老施”“老史”“老时”。如果尊称为“施老”“史老”“时老”就不妥,因这三个称呼音近“死了”。

顾姓,一般称呼并无不妥。如果称老年人为“顾老”就要谨慎一点。因“顾老”音近“姻缘”,“姻缘”即为姘夫,明显不妥。

邱姓。“邱”音近“模”。“模”含有任性、不光彩的意思。民间还有把固执、不明事理的人称为“丘跟头”。“模”的反义词为“好”,因而在三余、北兴桥地区称“邱”姓为“好”。

卞姓。一般称呼并无不当。但不宜把老年人和青少年称“大卞”“小卞”。民间对老年人称“老卞”,对青年人直呼其名。

裴姓。因“裴”音同“陪”,“陪”又可组成“赔礼”“赔钱”“赔罪”“赔不是”等贬义词,听起来总有点不舒心。因而在二甲、余西一带把“裴”姓读成“皮”。

乐姓。普通话有三个读音,即lè、yuè、yào,都可用作姓氏。通州地名金乐、大乐、齐乐、安乐都选用与普通话相对应的lè。另外,yuè、yào二音在通州方言都读若“药”。用“药”音作姓氏,不顺遂也不吉利,故通州各地读lè的居多。

盛姓。因“盛”方音与“渗水”的“渗”和“抻拉”的“抻”相近,均不雅。通海地区舍“渗”音而选“尚”音。“尚”具有“崇尚”“高尚”“时尚”的褒义。

费姓。因“费”字可组成浪费、费话,费劲等词条,不雅。通州各地把“费”音的去声改为阴平,音同“飞”。“飞”可组成“飞翔”“高飞”等褒义词。

王姓、黄